

手石如玉

陈嘉瑞

友人送手石一块，供掌内把玩。我把它当作玉。玉之本质也是石之一种。东汉的许慎说，“石之美者”为玉。所谓玉蕴于石，璞玉者，正是这样的解释了。“美”石为玉，石之美不美，便是玉不玉的重要条件了。清人张潮谈年节观：“一岁诸节，以上元为第一，中秋次之，五日九日又次之。”同朝张竹坡看到了，手举一己之见：“一岁当以我意畅达日为佳节。”此节妙处非张潮之观点，妙在张竹坡之回帖：“我意畅达日”为何日，何日便该是天下之佳节耳！可见在佳节的“美”与“不美”上，张竹坡完全以自我为标尺的。

手石是否为玉，美与不美，引张竹坡意，自当也以“持有者我”之“自我为标尺”了。

石可入手，大小裕如，一美也。凡掌中把玩之物，大而失控，小而无握，皆不配。机械制图中，有“公差与配合”章，言零件彼此咬合，其公差有个适宜范围，过小配合太硬，过大衔接不紧。处以适当范围，全部机器方得灵活运转。移此于石及手，此石与彼手，当彼此咬合之零件，亦当作科学之“配合”观。掌运此石，胖瘦而不得减一分，腴瘦而难能加一厘。千岁出生一奇石，与百载肉身之异掌，投而卧，得而握。世间

顽石无量块，人世股掌无计双，唯此石而人我掌，唯我掌而得此石，且大而有定，小而有约。指长而适握石，体胖而恰得握。石不得手，瓦砾也；手不遇石，空如也。如此二者相遇，石而得其处，手而成其掌。石之坚，掌之柔，坚柔相济，阴阳相谐，彼此各得其所，于是美不胜收。

石身嗜手，天然巧合，二美也。友赠之石，虚待也；空掌半生，暗祈也。特定之岁，吉辰之日，石出而奔其掌，掌虚而迎其石，天之和也。石之入手，犹如人首之于帽，脚足之于履，未察而知藏露，不预而懂盈缩，非此石遇其手，非其手得其石，无解其洪荒之际会也。石入手，石身得颤，手握石，肉身轰然。疑千载轮回，此石可当前任；恍此般相遇，实乃上天排安。察现代牙科，补牙齿，有咬模之策。模初为膏，稀软随意。待颌咬成型，时过而坚。模因有范，成型而少差厘毫，范而尊模，相合而恍若天成。虽如此，咬模之策，凡者再。查手中之石，未模而就范；观握石之手，非啮而咬合。石入掌，掌心托其身，微屈，金星丘佑其岸，拇指二节，折而护其端。四指曲而回握，余之两边，折而吻其节。金星丘对面，复有月丘拱卫。掌而握石，石而实掌，晏如如此，二美有加也。

石色蜕变，惊而异喜，三美也。石初来时，白青为本。白而为梁，青而为凹，梁凹水成，山川景色。得石之时，忍不住时时把玩。一时辰过，二时辰辰，三时辰去……十二时辰过完，竟然石色稍变。先而润，继而沉，三而幽，四而墨。睹之而称奇，观之而讶异。想那石之色，千载奠定，百世锤炼。冷而冰底，热而灼阳，春秋过而不变更形，日月移而不改其颜。或沙中沉睡，或河中历浸，色之于石，与生俱来矣，何易之有？然奇则奇矣，此款手石，出世而赠我以后，入手而温，温后有热，热温相继，感而色醒。百世千岁之身，得其所而生其变，变其色而濡其质。石之容貌，得其命获新生矣。晓知瓷器有“窑变”之说，彼变当在千度高温之下。不虞河间卵石，于凡人手掌，得人温而活其颜，久其处而改其色。或者其石有灵，或者其人有异，或者石也无灵、人也无异，然人石相遇，异乘融合，催生异彩，也未可知。

诸般之美，石身玉魂。此石，堪当玉。

“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然自有石握，多生灵感。玉不能至，石则过之，我便把此石，当作玉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北山行

市直 奚小莉

北山指汉滨区北山片区的5个乡镇，是汉滨区重要的产粮区，素有“北部粮仓”之誉。秋高气爽，正是稻谷成熟的季节，我们前往北山，此行非探红叶和美景，而是一次追寻初心、见证初心的清廉文化之行。

一路向北蜿蜒前行，沿途田地和农户家门前的晒的玉米，把秋天的收获渲染得淋漓尽致。车行2个多小时，进入汉滨区中原镇，突然，一大片金黄色稻田晃人眼目，“田野流金”这个词想都不用想，直传大脑。走近稻田，黄绿相间的稻叶片片直立，如亮剑守护种子，而稻秆的“韧”和稻穗的“实”完美配合，前者把饱满的果实献给大地，后者把稳稳的担当托向天空，看着眼前饱满的谷穗，油然想起稻谷爷爷袁隆平院士，“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是他一生的梦想。

这块示范基地是强化现代科技农业的一个缩影，从水稻品种选育、集中育秧，到病虫害绿色防治等关键环节都有农业技术人员全程培训指导，不断提升水稻品质。

视沟乡苏维埃政权旧址位于汉滨区中原镇中心社区，坐北向南的三间砖土木结构房屋历经风雨，室内陈列了革命时期红军在中原镇活动情况。红二十五军、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鄂豫陕军区的游击队等曾

先后在这里开展过活动。

退休教师陈孝德先生认真翻阅相关资料，激情澎湃讲述了这段革命史。1935年2月，转战陕南的红二十五军从镇安马坪、复兴、桥亭到视沟，沿途宣传革命真理、惩处恶豪势力、号召群众开展“五抗”，组建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组织。5月，在红二十五军的直接领导下，视沟乡苏维埃政府正式在视沟老街街口财神庙成立。视沟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红军经常帮助他们出布告、写标语，广泛发动群众。而抗捐军则在周边村镇缴获大地主的火药、子弹、粮食、肥猪等，他们把收缴的粮食一部分送往镇安支援红军，一部分给灾民，一部分留抗捐军自用。从思想的觉醒到为追求真理而牺牲，视沟乡苏维埃政府的领导者和勇士们，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和存在的意义，他们树起了一座座令后来者敬仰的丰碑。

紫荆镇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因早年辖区山地多长紫荆花树而得名，是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地，红色的土地上传承着红色的基因。1936年8月，在中共西北特派员杨文、杜瑜华、沈敏和爱国将领何振亚、沈启贤领导下，正式组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1935年冬至1937年春，这支部队在陕西省秦岭南麓的安康、商洛和汉中地区结合部近十个县的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由百余人发展到千余人。

1937年3月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8月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成为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集团军一一七师前身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滨区紫荆镇，保存着当年陕南抗日第一军成立的刘家大院等活动旧址。为纪念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安康的革命事迹，2013年在汉滨区紫荆镇北的紫荆河口，修建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地”纪念碑，党员干部、学生、社会各界纷至沓来，追思感悟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历史。

康氏家风馆位于汉滨区大河镇兴红社区，是由大河康氏家族斥资修建而成。家风馆内设置了家风家训文化墙，中华传统家训和红色家风故事等展室，将家风家训文化所蕴含的诚信、守法、勤劳、孝顺、睦邻等渗透进家规家教和康守和美的处世哲学中。康氏的两位后人就生活在家风馆内，一边守候宗祠，一边沿袭家风，朝晖暮霞，秋收冬藏，族人们进进出出，岁月在变迁，不变的却是对族规祖训的敬畏和遵守。

北山之行结束了，印象最深的要数镇村干部发展的思路和务实奋进的精神风貌，他们能够静下心来一心一意谋发展。在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上，乡镇干部、基层党员也是我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拜访肖云儒先生

岚皋 谢雨轩

去年今日，我拜访了著名作家肖云儒，在一个潇潇雨夜，我去了他的住宅处，老旧的小区在昏暗的灯光下像古建筑一样，仿佛告诉外面的游人，里面住着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这是我第一次登门拜访，心情忐忑不安，推开陈旧的电梯，片刻间，身前的门便打开了，只见一位银发老翁微笑着走了出来，整齐的头发包裹着干练的衣服，一看就精神，用费平凹的话说：“肖先生是个矮子，但我和他在一起，他就不那么矮了，而且很有一些儒雅之气。”肖老和我点头示意，让我进屋坐，我拍了拍身上的雨水，走进屋里，映入眼帘的是书，文人墨客的气场在身边盘旋，房间里一排排木质的传统式柜子，每层都装着一套又一套的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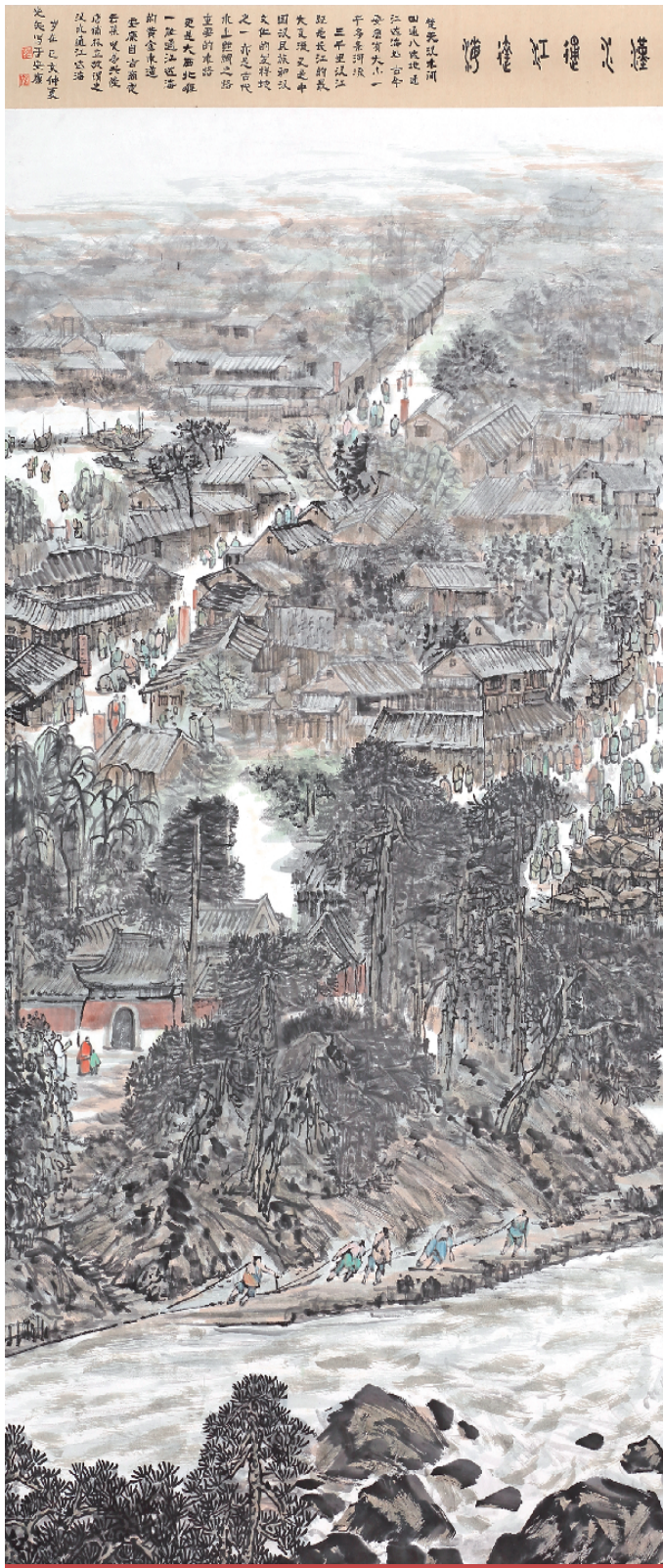
灯光一排排打开，这才一睹雅室芳容，巨大的书柜在灯光下更加庄重典雅，其中一书柜间有一幅大字悬挂期间，沙发后面是一位著名画家给肖老画的画像。肖老很是亲切，让我快点坐下，像爷爷一样微笑着问我年龄，在哪工作，工作如何等日常问题，我一一应

答，看见肖老后面的画和奖章，我心生了对名家的的好奇心，于是我问了肖老，是否可以参观拍照，肖老大方地说“没问题，随便看！”我便起身，参观起了这一处如陈年老酒般有历史感的书墙。

看着肖老的种种荣誉和照片，我回忆起肖老和岚皋的深厚情缘，以前总听说肖老为人和善，温和如玉。记得当年上大学，我人生地不熟，肖老师给我介绍过大学的熟人。前些年，肖老为岚皋旅游建设提出了画龙点睛的意见和建议，还写下散文一篇。

想请肖老赐福，他带我穿过书房来到画室，肖老在墨盘里认真地调拌淡墨，稍加思索后写好一个福字，写完后按上了自己的印章，看我没有拿袋袋，便给袋子装。

已经快十点了，我不好再打扰肖老，他微笑着把我送到了电梯口，目送我离开。夜晚凉飕飕的，心里则是暖洋洋的谢意之情。如今这幅福字挂于宿舍，每眼望去，甚是惜福而感激。



汉水通江达海 樊光矢作

苦中寻乐

汉滨 王典根

我常常把“苦中寻乐”挂在嘴边，女儿说：“爸爸，您小时候是不是苦瓜、黄连吃多了。”我说：“我每天都在嚼苦咖啡。”人生犹如一杯苦涩的浓咖啡，只有品味到苦，才能懂得乐的价值。

我生于秦巴深山，小时候，一直住在土坯房里，家里盖不起楼房，只能用土木、茅草等搭盖屋顶，每到狂风暴雨就会“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母亲生火做饭的时候，不仅向邻居借柴米油盐，还经常担心火烧茅屋。

儿时家里穷困，没有买过一本课外资料。父亲总是到朋友亲戚家找老课本、习题册、旧报纸让我们学习。当然，我也曾有过懈怠，有一次生病，请假休息了一上午，但是我因为贪玩，下午也没去上学。父亲得知后，他狠狠揍了我一顿，我意识到，知识在父母心中如金子般贵重。

我和弟弟有一位没有血缘关系的爹爹，我们是“忘年交”，他是一位从部队退役回来的老共产党员。他在部队用知识救命，从不识字到通信兵，从小战士到司务长，还立过战功，他告诉我要坚持学习，还告诉我我为何当兵、如何入党，爹爹对我俩价值观的塑造胜于金钱的资助，而后我和弟弟选择当兵、入党也多半是受了他的影响。

生活是残酷无情的，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母亲中午把火生好，准备一边做饭，一边去喂猪，结果一阵大风把明火吹掉在地上，引燃厨房存柴，瞬间火光四起，把两间茅草房烧了，吓得母亲号啕大哭，我不禁潸然泪下。乡亲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扑灭大火，那场火灾烧灭了全家念想，父亲抽了一晚上的烟，母亲流了一整夜的泪。

我和弟弟是苦命人，但也是幸运的人。父母亲没有上过学，也没有当过兵，但是他们从未动摇把我和弟弟送出山外的信念。事情总会有转机，虽然火灾让

穷苦日子雪上加霜，让正在读初中我和弟弟，没能继续享受教育，经过乡村干部的帮忙，我兄弟俩通过当兵从山村走向城市，实现从军立志的夙愿。

我和弟弟很庆幸，在人生路上能遇到我的父母、爹爹、乡亲、战友等善良之人，让我俩在部队收获知识和荣誉，比如自考文凭、当班长、获得优秀士兵、推荐士官学校，但是我俩也会有迷茫的时候，特别是我比较浮躁、焦虑、自卑，甚至自己都讨厌自己，不受欢迎，被人冷眼，活得像小丑一样滑稽可笑。

我一直有一个想留在城市的模糊梦想，但是选择摆在面前时，我发现自己一无所知，当年退伍的时候，当选择是否留队的时候，当选择是否打工的时候，我不确定将来该走哪一条路是不苦的。后来，我向老班长寻求帮助，老班长不断鼓励我，让我把生活放慢下来，慎重思考生活、谨慎选择，不跟别人比今天，只跟自己比昨天。经过迷茫之中的挣扎，眼前的路才清晰，文学、书籍和班长、战友、乡亲给我的能量让我重新找到方向，我不再迷茫，我决定退役。

我在生活中保持着“苦瓜自苦、我心自甜”的状态，从退伍那天起，能想到赚钱的活我全都做过，当小工、送快递、卖报纸……白天苦工，晚上苦学；能做到求知的事我全都试过，白天写公文，晚上写日志，是我的生活常态。随后一路奔波，游走城市边缘追梦，却四处碰壁，最后用铅字记录发展变化，先后加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陕西作家协会、青年文学协会、散文学会等社团组织，最终落脚汉水之滨。

虽然挣扎在社会底层，命如一粒草芥渺小得可怜，一阵风就能把梦吹散，一滴雨就能把梦淹没，一句话就能把梦毁掉。但是作为退役军人，历经秋风冬雪洗礼，历经春雨夏暑磨砺，仍盛开出漫天遍地的橄榄绿，如同欣欣向荣的绿草地。

恋上这方山水

汉滨 杨钰溪

大学毕业后，坐着大巴从西安回到了我的家乡，车程是三个多小时，沿着包茂高速，穿过秦岭山涧，就到了陕南境内。窗外宽阔坦荡的关中原在视线中呼啸而去，远方若隐若现的是连绵起伏的群山；窗内乘客们操着不同的方言聊起家长里短，数个小时的车程不知不觉度过。

回到家乡，心境与别时不同，以往每次寒暑假回来总是匆忙与急躁，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看看家乡的变化，而这一次是回到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工作和定居。

晚饭过后，家人带我到汉江遛弯。江风凉爽的晚风吹干了额头上的薄汗，耳畔的水波声微微荡漾；江对面华灯初上，江南江北的高楼大厦灯火辉煌，交错在江面上五彩斑斓；四桥的繁华的夜市增添了几分烟火气，怪不得都说江与桥是安康城的浪漫。

江风一直吹，漫步江边的时候我注意到汉江河堤的墙面上挂着“河长制”几个大字。都说水是生命的源泉，古人云“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水是柔顺、谦卑、包容的象征，涓涓细流，流淌过青山旷野，见过芸芸众生，一路奔流，汇成江海，生生不息。人固然离不开水，但水的自然存在状态并不完全符合人类需要。比如暴雨可能会引发洪涝灾害，不仅危害农林牧渔业，还会冲毁基础设施，甚至造成人畜伤亡。要想实现人与水和谐共存，就需要人为进行调节治理，兴水利，除水害。

我想起去单位报道的那天，主任递给我了一瓶“龙王泉富硒矿泉水”。后来了解，这是安康的特色品牌，是十四运指定用水，亮相北京地坛。我一时不得以为家乡骄傲。这里没有米其林餐厅，但有随处可见的蒸面、酸菜面、羊肉泡馍等；这里没有明星演唱会，但有中国非遗“汉调二黄”在汉江悠悠传唱；这里没有飞速的地铁，但我每次从江南坐到江北的七路车……

这里的白天有家人的电话提醒该吃饭了，这里的夜晚有妈妈拽着不去也得去的饭后散步，这里的汉江水是我的母亲河，它将诗写在江面波光粼粼里。

山是一道岭

宁陕 阮杰

是山却不叫山，那山叫岭。那是一座神奇而独特的山脉，那是秦岭。它北看黄河咆哮，南望长江奔腾。

秦岭是个传奇，从北麓上山，陡峭的山崖看上去怪石嶙峋，植被几乎垂直分布，也就有了“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南坡则山水相映，一派南国景象。秦岭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南北气候变化，人文景观，生活习俗等方面的不同，被称为我国南北地理分界线。

秦岭巍峨高大，绵延千余公里，这里是生物多样性密集的区域，是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一块乐土，可以说是天然的自然博物馆。

伴随秦岭山中那飘忽不定的水岚雾气，昏暗的青灯之下，浩瀚宇宙之间，天地万物，相依相存，相克相生，无穷无尽的自然原则。老子在他的《道德经》里写下千古名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和他讲出“一生一、二生二、三生万物”之前，还没有哪一个人能够用如此简易明了的语言，阐释出宇宙万物之间这种相生相克的哲学关系。

与秦岭相伴相生是我的幸运，遥望月明星稀的夜空，不仅欣慰，还有许多感悟：“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得老山间，山花落尽水长在，山水空流人自闲。”王荆公能一语道破爱山者的心事。我想，爱山的富饶美丽，博大神奇。敬山，敬的是深厚和深沉，当你走进深山，会忘记人间的一切喧嚣烦恼，惊叹这天地造就的景观。当你登上高高的山巅，举目四望，苍苍茫茫，山连着山，山连着天，天地合一。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鸡鸣狗吠声，升腾起的几缕袅袅炊烟，使空旷的大山显得更加寂静。

在那儿坐一坐，躺一躺，吸一口清新的空气，接受一下山风的抚摸，你的精神顿时为之一振。人与自然相生相融，万般感受尽在其中。在这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回归自然，回归生态。

宁陕天华山是秦岭的支脉，现在是国家森林公园，万亩红桦林和千亩杜鹃花盛名，天华山龙潭瀑布尤为壮观，还有溶洞景观，可以攀登，探险。这里层峦叠嶂，山奇石怪，林海茫茫，云雾缭绕，可谓“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别有一番自然情趣。漫步山林，处处都有曲径通幽之处，人人都可找到中意的画境摄入镜头。景色的四季变化，增添了无穷魅力，如果顺着山路登顶，则可观赏到不同于秦岭北坡的高山草甸，那里百花争艳，灌木自然形成，巧夺天工。

秦岭也是南北民间习俗不同的分界线，在秦岭北麓的关中农村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凳子不坐蹲起来”，特别是早上，在村口老槐树下爱圪蹴着“晒暖暖”。男人们大多会端一个大粗瓷碗吃饭闲聊，有人把这种场景称作“老碗会”。每人一老碗烧得稠糊糊的苞谷糝，有的盖着一坨子浆水菜，手弯子夹着两三个杠子馍或蒸馍。也有日子过殷实一点的用碟子端着油泼辣子加腌蒜薹。“老碗会”的主题永远是婆姨、孩子、猪娃和田里的庄稼，日子辛酸的趣事，当然也是打趣逗乐的一项内容。吃着各自碗里的饭，看着别人碗里的菜，如果比别人的好，自然心里有些自豪。

在秦岭南坡则呈现不同的风俗，不一样的景象，由于山大人稀，城镇或农户大多依山而建。人户有的单家独院，有的三五户同村同居，各吃各的饭，各进各的门。除了红白喜事聚在一起忙活，平时很少见到扎堆逗趣。农田里多半种的是玉米、洋芋、大豆之类的农作物，每到收获季节，夜里会响起“哪……哪……哪……”的木号声，山谷四应，山风传递，雄浑有力的号声，传得很远、很远。山里人知道，那是守号人在吹号筒。所谓“守号”就是山民在坡地高处，挖一块平地，伐木搭建三角形的木架，绑上一层树枝或竹竿，上覆茅草，此即号棚。待到地里黄豆莢荚，包谷灌浆的时节，每天黄昏男劳力腰上别着弯刀，背上背着李包，上坡到各自的号棚里，生一堆篝火，夜色浓重时，间歇性地吹响号角，威慑野兽，避免粮食糟蹋。

山是伟岸的，连绵不断，葱葱郁郁的森林给山坡穿上绿装，牧羊人身影出现在蜿蜒的羊肠小道上，顺口的小调还在山间回荡。站在山腰上向远处眺望，人心一下子敞开来，那些琐事杂念，被迎面而来的风徐徐地涤荡掉，只剩下松涛哗哗的响声在耳边荡漾。秦岭，以其举世无双的魅力，成为我美丽的家园。

